

瓦里流年

□ 季小英

小时候，总喜欢在雨天趴在窗口看雨丝、雨点、雨线从小小的灰黑色瓦片上或滴落或顺沿下来，那景致像极了一幅江南的水粉画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放着，经久不绝。

是啊，这就是江南的模样，粉墙黛瓦是她的底色，寻常巷陌间燕子的呢喃是她的旋律。在那里，总有一处不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，依然默默等候我归去的老瓦房。而在那一瓦之下，有着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向往，有着和发小们的嬉笑怒骂，也有着一家人共度的安然岁月。

如今，早已在城市安家的我，依然生活在江南的景致里。城市诚然是一座钢筋水泥的森林，而昔日农村的老瓦房也渐渐被一栋栋漂亮的洋楼替代，那屋顶的瓦片当然是一张张比青瓦大得多的“洋瓦”，亲人们也都去到更远的地方。

其实，瓦的起源几乎和中华文明一样悠久。翻开《周书》，载有“神农作瓦器”，《礼记》则云“夏时昆吾作瓦”。 在千年的岁月中，我们的祖先们曾以金取土，以水和泥，于烈火中烧结成瓦，而后将瓦叠于椽木之上，一上一下，阴阳相合，一瓦遮头，为中国人又遮风又挡雨。它不仅守护我们年年岁岁，更是陪伴我们生老病死。

在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可以看到，一段京华烟云飘在瓦上。远远看去，青瓦盖顶的普通人家，它不同于琉璃瓦铺就的宫殿，华丽庄严不可亲近，只因它承载着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点滴，带着一丝温润，淌过流年沧桑。

历史的余温尚在我们的血脉里存留着。

尤记得奶奶说过：“老瓦房一旦上了年岁，就会有灵性，能知天地人意。”这话还真不假。以前的天气预报和信息远不如现在这么及时与灵敏，但是瓦房却在下雨之前也有神奇之处，那就是屋檐下的柱础总是先潮润，所以，至今记得，每每如此，我们小孩儿就知道天要变脸下雨了，于是，我们早上出门去学校读书就准备了雨伞，免得父母在田头干活惦记着孩子会不会被雨淋着了。这也刚好印证了“天欲雨，柱础润”，果然不假。

瓦房的神奇之处还不止这个天气预报的奇妙。小时候，到了换牙的年龄，父母总是让小孩把下牙床掉落的乳牙拿在手上，站到老瓦房的屋外，然后小脚紧紧地并拢，使劲地把乳牙抛到屋顶。据说，这样可以小孩的牙齿出得整整齐齐，换得一口漂亮的好牙。现在看来，这多少有些玄乎，仅是父母们的一种美好愿望，但在那时候，在我们小孩儿的心里，却是千真万确的，老人们的话总是有几分道理。

因此，随着一颗颗乳牙的掉落，我抛牙的次数也增多。每次仰望老瓦房的屋顶，我的童心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无穷的想象，还有那瓦片上的种种情怀。

春天，落花铺满青瓦。夜里忽来一场春雨，雨点敲击瓦楞的清响，瓦沟淌水的声音，清清冷冷，飘入梦乡，那“一春梦雨常飘瓦”的美好情景，至今仍是那样的难以忘怀。

到了夏天，屋外烈日炎炎，青瓦沉沉，而狗呀猫呀则在屋檐阴凉处打盹儿，庭前投下斑驳的树影，老人和孩子或摇着蒲扇，在瓦屋的凉爽里安然度夏。

转眼秋天，丰收了。一片片青瓦上，烟囱里升起

袅袅炊烟，氤氲着人间的烟火气，温暖而妥帖。如今还清晰地记得，放学了，只要远远地看到自家瓦屋顶上的烟囱冒着烟气，准有美好的食物等着我，让我忘却了那时物质的匮乏和读书的疲劳。

而在冬天，喜欢看雪花片片落在青瓦上，慢慢地累积。月光清冷如水，那“雪花数片又成晴，透瓦清霜伴月明”的清透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却的宁静。

是呀，真的舍不去瓦下的生活。那时，我们晨起而出，看青瓦与日月同存，看春雨滴滴答答打在青瓦上，等夏天来了长出绿色的惊喜；日暮而归，看着炊烟从一片青色中升起，便知道那是家的方向。

就这样，从春流到冬尽，有瓦的日子，春夏秋冬都是诗。现在想来，我每回画山水画，为何总是喜欢画江南这带着无尽诗意的黛瓦了。

但是，不管是否情愿，生活总在催促着我们不断向前，曾经的乡下老家也一样，从农村到城市，改造、重建、搬迁，遗失的遗失，消亡的消亡。如今走在美丽乡村里，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小洋房，鲜少见到曾经给过我无限美好和遐想的青瓦房了，而青瓦房早已成了乡村里历史的点缀，景区里怀旧的建筑了。难怪冯骥才要痛心疾首地说：“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，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阅读它，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就消失不见了。”

留不住的青瓦，回不去的故乡。青瓦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记录了曾经的生活方式，承载着时间的记忆和人的情感，只要唤起此情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心安即吾乡。

片片青瓦已慢慢幻化成了我们的精神故里。

林埭俞家浜赋

□ 陈黎雯

俞家浜之美，在乎红瓦紫燕，青藤碧泉。俞家浜之韵，在乎流云几缕，树影千般。俞家浜之雅，在乎泼墨歌月，酹酒言欢。俞家浜之味，在乎行吟曲水，坐忆圣贤。既有风光之秀美，亦有人文之内涵。

步道古朴，河流蜿蜒。老翁负手，品波澜起；稚童凝眸，看鸥鸟翩。九彩龙，戏珠点水思揽月；摇快船，扶风摆浪意冲天。棒球绿茵，少年精神千叠梦；星火农场，瓜果缤纷百里园。海关旧址，故地蓬帆寻丈迹；书舍画室，风物丹青著新篇。八大碗里，鱼肥羊美珍脍细；吾庐院内，日暖风清气翠苔鲜。

艺术人文，兼容并蓄，与时俱进，一往直前。以青春为内核，以激情为动力，满腔豪情，意畅神翻。

童年夏时光

□ 全陈蓉

我经常梦见那条老街。沿河蜿蜒的老街，青青的石板路上留下岁月斑驳的痕迹，对面同样是老宅挨着老宅的街面。两座石头老桥把街与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，桥下，潺潺的流水一往直前，似乎述说着人世间的沧桑。

那是上海枫泾古镇，缠绕着我年少时无数梦幻的小镇。弟弟五岁的时候过继给枫泾的阿姨家，很多个假期，我都是在那里度过的，留存着我美好的岁月和永恒的记忆。

阿姨因子宫肌瘤开了刀不能生育，母亲对弟弟说：“阿姨在城里，那里有糖吃，去不去？”乡下的孩子哪有糖吃，可弟弟小嘴一撇，说：“不去。”那时城乡差别太大，为了弟弟的前程，父母还是决定让弟弟到城里。

那时去枫泾，可以坐轮船到加善，再乘汽车或火车抵达。可是父亲总是借一条小木船，摇着小船到那里。我每次坐船的时候，总是犯晕，不知弟弟去的时候有没有晕船？

阿姨家在镇的最西面，住在一个临河的院落内，院里有三户人家，进门是一个天井，可以晾晒衣服。院子外面靠河有一棵大树，父亲船摇到后就用绳子拴在树上。

弟弟到阿姨家的第一天哭着嚷着找爸妈，一个人跑到树下等父亲摇船过来接他回家，水汪汪的大眼睛浸满了泪水，打湿了长长的睫毛。

弟弟人善，长得又可爱，阿姨、姨夫视他如己出，疼爱有加。弟弟渐渐适应了城里的生活，也把阿姨、姨夫当作自己的父母。

暑假里，我去小镇陪弟弟，好像依然与弟弟在家里。

阿姨、姨夫是化工厂的工人，炎热酷暑的高温天，厂里会发一些汽水和酸梅汁，他们总是省着让我们小孩喝。那是我从未喝过的饮料，那股清爽畅快和酸酸甜甜的味道是夏日里的凉爽气，一直回味在脑海里。

酷热的中午，街上总会有买冷饮的小贩，背着一只用棉被盖着的箱子，边走边吆喝。听到叫喊声，姨夫总说：“快去买冷饮吧。”我和弟弟忙拿着陶瓷杯子，一路小跑到街头，买两块光明牌冰砖。还未跨进家门，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，一股奶香味扑面而来，忙不迭地吃一口，糯白的甜香味瞬间流淌，一直润滑到心底。在那个年代，乡下的孩子能吃饱已是幸事，没钱吃零食，更没有吃零食的奢望。有时也有小贩带些赤豆、绿豆棒冰叫卖，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喜滋滋地买来吃。像城里人那样吃一大块冰砖实在是奢侈，而能与弟弟一起分享，更是我孩童时的一大快事。

阿姨家的房间临着街面，紧靠街头开着一扇窗子。每天清晨，当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街上就开始人声鼎沸起来。我早早地起床，到不远处的早餐店买油条。小店里都是周边的街坊，看到我总是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小阿姐来买油条啦。”看着揉好的油条放进沸腾的油锅里，三翻两翻就炸得金黄、喷香，我小心地把油条拿回家，一家人就着喝起热粥，真是香。

姨夫总是在西瓜上市阶段买了十几个放在床底下，吃完瓜后，阿姨就削掉瓜皮外面的一层绿衣，放在阳光下曝晒，再用佐料腌制。瓜皮韧而爽口，酸酸甜甜十分好吃。有时会煮几个咸鸭蛋，青皮的蛋壳，蛋白白得凝练，蛋黄是诱人的金黄，下粥也是相当美味。

中午的阳光总是毒辣辣的，照在石板路上更是反射着一股热浪，我与弟弟顶着那个大太阳去姨婆家。姨婆的家在镇东面，要走过长长的老街，再穿过大街，折到最东面的小区。姨婆是母亲的大姨，一直没有生育。外婆去世得早，阿姨出生后不久就被姨婆抱去领养。姨婆总是责怪我们大热天干晒着去，也不懂得戴个帽子或撑把伞。

有时阿姨家买鸭子吃，自己宰杀后，把鸭毛晒干。等凑足几只鸭子的毛，还有平时积攒的一些牙膏壳之类的小东西后，我和弟弟就会兴致勃勃地拿到镇西面的一个收购点去卖，把换来的零钱攒着，等小贩来时再买冷饮。

临近傍晚，我洗好澡后，就到外面的水龙头去洗衣服。那是在河边的一个公用水龙头，周边居民家所有洗洗刷刷的家务活都在那里完成。水龙头边总挤满了人，邻居看到我时，总是让我先洗。看着水盆里溅起的洁净水花，感到洗衣服这样的琐事在城里也变成一件愉快的事。

有时候，与弟弟一起去看电影。看过的电影早已不再记得，却一直难忘与弟弟手拉着手一起走在石板路上的情景。那里留存着我们最纯真的姐弟感情，特别是那些夏季黄昏时偶尔飘过的风儿带来的凉爽感觉，至今仍记忆犹存。初二之后，阿姨家搬迁到镇南的新公房，老宅就成为永久的回忆。而我因为要帮家里忙农活，就不再到阿姨家去，与弟弟一起过暑假的快乐时光就此戛然而止。

上高三时，我因病休学在家，闲着无事，冬天的时候就到姨婆家住了一段时间。

姨婆和姨公喜欢听苏州评弹，就让我一起去听。可是那时的我对于吴侬软语实在不感兴趣，也不大听得懂。只是很好奇没多少文化的姨婆怎么会懂，也许她经历过的那些风风雨雨能填补文化知识方面的欠缺吧。有时，姨婆带我逛街，虽然她只是个家庭妇女，仅靠姨公的存款生活，但她还是给我买了一双保暖鞋。

有次在街头看到一件蓝色滑雪衫，那是我最喜欢的天空蓝，单纯得像雨后洁净的天空，没有一丝的杂质。一定是姨婆看到我羡慕的眼光，就毫不犹豫地帮我买了下来。这件滑雪衫陪伴了我很多年，就像姨婆那样给予我特殊的温暖。只是工作以后，一直为生计忙碌，从此再也没见过姨婆，一晃竟已是永别。

将近40年后，我再次来到枫泾古镇，想找寻年少时的那些记忆。可是看到的老街已全然没有印象中的模样，更找不到阿姨家原先的老宅。过去的岁月早已渐行渐远，唯有那些记忆永恒。难忘的孩童时光就像古镇潺潺流淌的河水，永远镌刻在生命的年轮里，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小船摇橹声，一直延续到永远。



荷花 曹明华 作

父性江南的美学呈现

——读黑陶《百千万亿册书》

□ 胡忠伟

近年来，作家黑陶的作品以“井喷”之势火遍大江南北，他的书写引起众多名家的注目。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“极度文丛”中，黑陶的作品就有六七种之多。从《泥与焰：南方笔记》到《漆蓝书简：被遮蔽的江南》，从《中国册页》到《夜晚灼烫：凝定的时间肖像》，黑陶一路“狂飙突进”，仿佛“一匹文学的黑马”，行进在“文字的密林”里。他“华夏星空图式的独异写作，烈焰锻炼后凝固而又幻美的文字品质”（刘烨园语），呈现着现代汉语的美学“高格”，深深地吸引着我的阅读目光。

当这本《百千万亿册书》几天前摆上我的书桌时，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惊了，仿佛读完他上一本书《夜晚灼烫：凝定的时间肖像》就在昨天。翻看版权页，这本《百千万亿册书》是2021年12月出版的，距上一本书《夜晚灼烫》2021年7月出版仅仅半年时间，可见他书写的狂热和内在生命能量的强大。

在本书后记中，黑陶深情流露：“这些源自祖先、被我敬惜使用的汉字，这些断片式的似乎无穷的人类篇章，带着我的体温，它们散漫、云游，又渐渐汇拢、聚集。这个独特的、由我创造形成的文字星系，期待在幽暗、无限的宇宙中，与你相遇。”我看到一个汉语写作者的虔诚和热望。他以自己独特的书写，为江南作着最原始而又充满诗意的美的表达。犹如汉语中的凡·高，“黑陶式”强烈的语言和情感，为我们绘就了从不熄灭的南方故乡。

江南，这块神奇的土地，美丽，富饶，“这块地域，像硕大粗艳的琥珀，透过重体力劳作和清贫世俗生活的外围，能看见在它的内部，那晶莹的、昼夜不歇的熊熊火焰。”（《南方》）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，黑陶慢慢形成了属于他私人的“南方文学”传统，且越来越被这种“传统”所影响、牵引。火焰和大海，这两种独特的江南元素，滋养了黑陶这位南方之子。评论家刘烨园指出：“黑陶的散文，已为南方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。”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江南是阴柔的、母性的，但在黑陶看来，江

南呈现给他的，更多的是一种父性。在《江南片断：旧文和访谈》一文中，黑陶对此有所阐释：“广义的江南，就是一个巨大的、父性的容器，任我在其中行走和书写。这个父性的巨大容器，像无尽矿藏，它包含了无尽的诗篇和书籍。古典、深巨的中国南方，是属于我个人的父性容器，其中，蕴藏了百千万亿册书。它就静静地等在那里，等待着前来求索的每一个人，你有多大生命能量，它就馈赠给你多少。”

因此，黑陶倾注大量精力，用古老的祖国文字书写着江南故乡的丰茂与诗意。中国南方，是黑陶的立足所在，是他自己的一块地理意义的个人根据地。构成本书的所有篇章，就植根、生长并蔚郁于黑陶个人的认识和生活的南方。

这本《百千万亿册书》收录了黑陶2021年春天所写的100多篇散文，以五行“金木水火土”为名，分为火书、土书、金书、水书、木书五个部分，包含了客观实录、主观幻想、地理、人物、信函、引文、短小说、诗歌、电影技巧、日记、民间传说、风水、吃语、考证、梦、五行、历史、神话、签卦、回忆录、访谈、对景写生、旅行记、文献改编等多种内容和体裁，是一个崭新的、文学与其他学科、文学与自我生命、文学与他者生命混杂呈现的散文空间，构筑成了“黑陶式”的汉语宇宙。

评论家刘烨园说过，“火候到了，写张便条亦有韵”。透过这本书中的每一篇目，我们都能感受到黑陶的生命激情和汉语创造的秘密。在《南方星空》一文里，黑陶对中国南方的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上海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的星空进行了诗情画意般的文本呈现，如他写上海的星空：“由人类伟大的科技重塑。这是亿万璀璨，似乎永远不会停熄的幻感灯彩。它繁华而冰凉，热烈而又冷漠。在冰凉、冷漠的镜像中，上海星空泄露了它隐藏的本质：人造式的虚假。”语言的犀利，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直击大城市所隐潜的病处。在本文的最后，黑陶写道：“浩瀚盛大的江南星空，照耀黑夜，也照耀黑夜中，那个，仍然醒着的我。”在后工业时代，故乡的事物

日渐干涸、稀散，不唯外在的物质，就连人的心灵疆域，也被时代的洪流折腾得浮躁、疲惫不堪，但是，肉身的滞重，仍阻止不了人类想象的翅膀，阻止不了人类思想触角的伸展，由微观达到宏观，由微观地域的写作，来呈现宏大宇宙，这就是黑陶书写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所在。

“我狩猎的目标是整个看不见的世界，而且我倾尽一生，在词语里试图捕捉这个世界，用词语击中它。”我们祝愿黑陶，在他的文本书写里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